



Charles Dickens

狄 更 斯 别 集

游美札记

〔英〕狄更斯 著 张谷若 译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狄 更 斯 别 集

游美札记

〔英〕狄更斯 著 张谷若 译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美札记/(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张谷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

(狄更斯别集)

书名原文: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ISBN 978-7-5327-5912-5

I. ①游… II. ①狄… ②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7806 号

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游美札记

[英]狄更斯/著 张谷若/译

责任编辑/冯涛 封面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37,000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912-5/I·3505

定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目 次

译本序	张 玲 1
第 一 章 启程	1
第 二 章 途中	14
第 三 章 波士顿	35
第 四 章 美国的一条铁路 洛厄尔和它的 工厂制度	83
第 五 章 伍斯特 康涅狄格河 哈特福德 新港到纽约	95
第 六 章 纽约	107
第 七 章 费城和它的单人囚室	134
第 八 章 华盛顿 立法院 总统府	154
第 九 章 波托马克河上夜间航行的汽船 弗吉尼亚的道路和一个赶车的 黑人 里士满 巴尔的摩 哈 利士堡邮车 哈利士堡一瞥 运河上的船	175

第 十 章	运河船进一步的描写，船上日 常生活的安排和船上的旅客 经过阿里根尼山往匹兹堡去的 行程 匹兹堡	197
第十一章	坐着往西去的小汽船从匹兹 堡到辛辛那提 辛辛那提	210
第十二章	坐另一条西去的小汽船从辛 辛那提到路易斐尔 又坐另一 条从路易斐尔到圣路易斯 圣 路易斯	221
第十三章	镜原远游的往返	236
第十四章	回到辛辛那提 从辛辛那提 坐驿车到哥伦布，再从哥伦 布到散达斯基 又过伊利湖， 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	246
第十五章	在加拿大——多伦多；金兹 顿；蒙特利尔；魁北克；圣 约翰 又回到美国——黎巴 嫩；震颤教村；西点	268
第十六章	归途	290
第十七章	奴隶制度	300
第十八章	结束语	322

第一章 启程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一月三号早晨,我上了“布列坦尼亚号”汽机邮船^①(该船注册载重量为一千二百吨,由利物浦开往^②哈利伐克斯^③及波士顿,船上载有女王陛下的邮件^④):我把船上一个“官舱”房间的门开开,把头探进房间里去,那时候,我那种三分“亦庄”、七分“亦谐”的惊愕心情,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这个官舱房间,是给“查理·狄更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特别订下来的,即便在我当时惊愕的心情中,我也分明看了出来;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钉着一块极难够到的搁板,搁板上像一块橡皮膏似的放着一床极薄的褥子,褥子上搭着一床极平贴的被,被上别着一个小小的字条,字条上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个房间,是给“查理·狄更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特别订下来的。不过事实虽然分明,而要使我相信这个事实,却不容易。因为,查理·狄更斯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对于房间,白天黑夜,商量、琢磨了至少有四个月之久,而落到的结果,却是这样;所以,如果说,这个房间,就是他们商量、琢磨的那一个,那是我当时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本来查理·狄更斯先生,受了未卜先知的精神强烈的支配,曾一贯地说过,他们那个想象中舒服的小房间,里面至少会有一个小小的沙发;他的夫人,却态度谦虚而又最落落大方,知道房间一定地方有限,所以一开始就认为,只要房间里有个看不见的角落,最多能放下两个特大的旅行皮箱就可以了。他们本来想的是那样,而现在这个房间,却不要说没有放旅行皮箱的地方,就连把旅行皮箱从房间的门那儿弄到房间里去,都像哄一只长颈鹿,或者强迫一只长颈鹿,叫它钻到花盆里一样;所以,如果

说,这个房间,有丝毫可能就是他们想象的那个,那是我当时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本来在伦敦城圈^⑤那家轮船代理店的柜房里,挂着有亮釉子的石印轮船图样,那个图样里的洞房密室,是一位高手画的,不但雅致、优美,更是豪华、富丽;而现在这个房间,却只是一个小阁子,完全不合实际用途,绝对令人无可奈何,极端违情背理,不伦不类;所以,如果说,这个房间和图样里的房间有丝毫的关系,有点滴的联系,那是我当时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简截言之,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说,图样上“官”气十足的房间,不是船长当作好玩儿的虚构、一时高兴的戏谑,得之于心而绘之于图,为的是好叫旅客对于那个马上就要真相大白的“官”舱房间,能够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另有一种意趣;如果说不是那样,那是我当时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我当时在钉在墙上、蒙着马鬃布的一种窄板或者说鸟儿架子^⑥上(房间里有两件这样东西)坐下,脸上丝毫没有表情,看着那几位和我们一块儿来到船上的朋友;只见他们硬要从门那儿挤进来,把脸都挤得显出各式各样的奇形异状。

我们还没来到甲板下层的房间里以前,就已经吃了不小的一惊了,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那一惊本来可以使我们料到

-
- ① “布列坦尼亚号”是“丘纳德”(Cunard)汽船公司第一条由利物浦开往美国波士顿的汽船。邮船也载客、载货,但载邮件也是重要任务之一。汽船出现不多年,帆船仍旧存在,“汽机邮船”所以别于“帆邮船”(sailing packet)。狄更斯从美国回英国的时候,就坐的是帆船。
- ② “由利物浦开往……”原文所无,译者所加。由英国开往美洲的船,一般由利物浦、南安普敦(Southampton)或伦敦启碇,但绝大多数系由利物浦开行,这在英国原是不言而喻,所以在原书里不必先行提出。
- ③ 哈利伐克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首城。
- ④ 载有女王陛下的邮件:邮船之设,最初是为了递送政府文书或信件。英国这种制度始于十六世纪末。
- ⑤ 伦敦城圈:非伦敦全市。这是伦敦中古的范围,只占现在伦敦极小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市长等,仍保存旧制。为商业各机构,如英伦银行、交易所等所在地。
- ⑥ 蒙着马鬃布的窄板或鸟儿架子:指房间里的家具而言。蒙马鬃布的家具,流行于英国十八世纪后半及十九世纪前半。

最坏的情形的。原来我刚才提过的那位富于想象力的画家,在他那幅伟大的轮船图样里,还画了一个一眼几乎看不到头的屋子,屋子里的陈设那样富丽豪华,正像洛宾斯^①先生所要说的那样,比起东方来,都远远超过;同时屋里满是一簇一簇的女士和男士(不过并没满到令人感觉不便的程度)正在那儿尽情极致地享乐、欢笑。但是,我们下到船舱以前,曾从甲板上走过一个狭而长的房间,那个房间却很像一个硕大无朋的棺罩,只是两边有窗户,稍为不同。房间往里去的那一头,安着一个使人见了觉得凄惨的火炉子,炉子旁边有三四个怕冷的茶房,站在那儿烤手;房间的两边都是阴惨惨的,每一边安着一张条桌,都和房间一样地长;每一张条桌上面低矮的天花板上,都钉着一个架子,里面塞着酒瓶和酱、醋瓶子;这种情形,使人不觉想到恶劣的天气和摇晃的船身。那时候,我还没看到这个房间的想象图样,我十分欣赏它是后来的事;但是我虽然还没看到那幅图样,我却看到,帮着我们准备这次旅行的一个朋友^②,一进这个房间,脸上就一下发起白来,往他后面另一个朋友的身上倒退去了,不由自主地用手往额上打了一下,同时放低了声音,说“不可能!不会有这样事!”一类的话。不过,他强自镇定,先干咳了一两声,然后苦

3

① 洛宾斯(George Henry Robins, 1778—1847),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的拍卖商,以口才著。他所出的拍卖物品目录通告,总是特别妙文纷披。下面那一句话,就是他的目录通告里的辞句。

东方指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国而言。地毯、靠垫、香水、香料等奢侈物品,多为这些国家所产或所兴。罗马时代即以奢华著。如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歌唱诗集》第1卷第38首里说的,“我讨厌波斯的富丽、豪奢。”后来诗人更多歌咏其盛,如英诗人汤姆森(James Thomson)在他的寓言诗《惰堡》(Castle of Indolence)第1卷第33节说:

……厅堂中……

谁不说,陈设得多富丽堂皇,精致优雅?

这都是土耳其和波斯国土上的精华,

只见地毯上铺地毯,靠垫上摆靠垫,

小卧榻在四面环摆罗列,整齐翩联……

② 这是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 1812—1876),狄更斯的好友之一,后来给他作了第一部传记。

笑着(这种苦笑,直到现在,还如在目前)大声说道:“啊!这是小餐厅吧,茶房,是不是?”同时往房间的四周看着。我们先就知道茶房一定要怎样回答的了,我们都很了解我这位朋友当时多么难过。他过去说到“大菜间”不止一次了;他老是按照那幅画儿上的样子想的,他也老是按照那幅画儿上的样子行动的。他和我们谈起来的时候,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大菜间,想要有正确的概念,总得把平常的客厅,在大小和陈设方面,扩充七倍,即使那样,也还远不及事实。现在他问了那句话以后,那个人在回答他的时候,承认了真实情况——直截了当、毫不假借、赤条精光的真实情况,说:“这就是大菜间,先生,”他一点不错叫这一下打击打得晕头转向。

4 一个人,眼看就要和朋友分离了,眼看就要踏上好几千英里的征途,一路上云凄雾迷,雨骤风狂,把他和他天天接触的人可怕地隔开,这种人,离别之苦,已经就够使他销魂的了,决不肯使他现在仅有的这一晌聚首谈笑的时间,也笼罩上了愁云惨雾,即使笼罩上暂时的失望或挫折,一瞬即逝的阴影,他都断然不肯;这种人,既然是这样的心情,那他遇到刚才这种令人惊愕的情形,顶自然的办法,就是把失惊的呼声变为欢乐的笑声。我可以说,我就是那样一个人,所以我也就采取了那样办法。我当时一面仍然坐在前面说过的那块木板上,或者说鸟儿架子上,一面马上狂笑起来,笑得全船都发出反响。这样一来,我们头一次来到了这个官舱房间以后不到两分钟的工夫,我们大家就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个房间是人想得到的办法中,顶好玩、顶有意思、顶美妙的房间,如果把它再扩大一英寸,那事情就要变得很令人不快、很令人引以为憾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我们把门关得只露一点缝儿,把身子像蛇一样从门缝里挤进挤出,再把洗脸架占的那块地方也算作人可以待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证明了我们同时能把四个人挤到房间里来;同时,你请我、我求

你,互相请求,来看这个房间如何通风(在船坞里)①,如何有一个美丽的窗眼,可以整天开着(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又如何恰恰在镜子外面安了一层厚玻璃,可以使刮胡子这件事变得非常易行,非常可喜(如果船晃得不太厉害的话);有了这种种看法,于是我们大家到底一致同意,认为这个房间不但小,反倒很大。其实,要说实在的,我毫无疑问心里相信,这个房间,除去那两个吊铺,剩下的地方,比那种把门开在后面、把客人像一袋子煤似的往路上折的雇脚马车②,一点也不更大;至于那两个一上一下的吊铺,我可以说,所有供人睡卧的设备中,除了棺材,没有比它们再小的了。

各方面,不管有关的还是无关的,都这样绝对满意,把房间大小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大家跟着就都在女客房间里的炉子旁边坐下——为的是试一试坐船的滋味如何。那儿光线暗一些——那是不错的;不过有人说,到了海里,当然就会亮起来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当然,”表示同意这种提法;不过我们为什么都那样想,却很难说出理由来。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和我们的官舱连着的女客房间里,又发现了一种可以令人安慰的题目,接着就谈起来,等到把关于这个题目的话都谈尽了的时候,我们跟着又谈到将来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都有完全坐在那儿的可能;谈完了,大家都一时想不到别的话可说,就手扶着下颏,眼看着火炉,默默无言;那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用一种作了新发现的庄严态度说:“和了糖跟香料的红酒,在这儿喝起来,一定更有味道。”这句

① 在船坞里:这是说,如果到了海上,因有风浪,窗眼等处都关紧,就不能通风了。

② 雇脚马车:一种单马双轮轻便敞车,盛行于1820年以后。这种车,车身浅,又是敞着的,路又不平,车又跑得很快,所以很容易把人折出来。狄更斯在他的《博兹特写集·记最后一个马车夫》里,描写到这种车,说上车下车,都很费劲儿。又接着说,应该怎样上车下车。后来又说:“如果你走远路,这种下车的指导,全用不着,因为你走不到三英里,车准会把你从车里轻轻地折了出来。”

话,我们大家听来,都认为说得很有力量,好像船上的房间本身,有一种香味,有一种美味,能把酒的质量提高,高到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决做不到的程度。

不但这些话使人大为宽慰,还有一位女茶房,叫人看着,也极为宽慰。这位女茶房,正忙忙碌碌,从沙发的肚子里和叫人意想不到的柜子里,往外拿干净床单子和台布。那些柜子,都造得非常巧妙,看着女茶房把它们一个一个开开,都叫人感到目为之眩,头为之痛。看着那位女茶房的动作,看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旮旯儿,每一件家具,都是另外一件东西,另外一件家具,都只是一种障眼法,一种烟幕,一个暗中的储藏所,它们表面上的用途,只是最小的一部分——看到这种种情形,真把人弄得头昏眼花。

6 那位女茶房,说了一些关于一月里航海的故事,虽然都是编造的,但是用意却是虔诚的,所以我求上帝加福于她!她说,她记得很清楚,如何在去年同样的一次航行中,没有一个人患病,大家都从早到晚,整天跳舞,一直不间断,跳了十二天,真正一片欢腾,一团喜悦!因为她这番话,我也求上帝加福于她!她满面嬉笑;她说的是——一口受听的苏格兰方言,让我的旅伴^①听了,起故园之思;她老预言顺风,预言好天气(全没应验,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喜欢她了);她表现了无数女性所特有的体贴周到,这些体贴周到,虽然没有惨淡经营地连成一片、合为一体、组织成行、成为范例、指明作用,但是却明明白白使人觉得,在大西洋这一岸上的年轻母亲,都和她们留在大西洋那一岸上的孩子,永远离得很近^②,让人觉到,初次旅行的

① 旅伴指狄更斯的太太而言。她生于爱丁堡,她说的话里杂有苏格兰方言。她家里的人也大半都说苏格兰方言。所以她听到女茶房的方言,想起家来。

② 狄更斯这样写,可能想起了他留在英国、托给朋友照管的孩子。在他刚一打算到美国去的时候,关于孩子的问题,很费踌躇;到了美国以后,给他朋友的信里,屡屡提到思念孩子的话。

人认为是一趟郑重其事的航行,在得其诀窍的人看来,却只是一场欢乐,要出之以歌咏,和之以吟啸;由于她所有的这种种表现,我祝她永远快乐。我祷告上帝,让她长久快活轻松,让她长久眉开眼笑!

这个房间往大里“长”得本来就够快的了,但是到了现在,它变得十分宽敞,几乎连凸形窗户^①都有了,可以从那儿往外远眺海洋。于是我们喜气洋洋地又上了甲板。只见甲板上,到处都扰扰攘攘,作开船的准备,在那个霜冻料峭、空气清爽的晨光中,叫人的血液加快速度,在血管里不由自主地带着欢悦,回旋沸腾。因为那时候,每一条壮丽的大船,都停泊在水上,随着波浪起伏,所有的小船,都在水上发出泼刺的声音。码头上就站着一簇一簇的人,带着又惊又喜的眼神,看着这条驰名全球、驶行如飞的美国汽船。另有一些人,就在那儿“弄奶上船”,换句话说,也就是赶牛上船^②。又有一些人,就在那儿装新鲜食物,把冷气房都装得满满的,一直装到“嗓子眼儿”,装的是肉、蔬菜、白白的奶猪、几十几十的小牛头、无法估计的牛肉、小牛肉、猪肉和家禽。又有一些人,就在那儿圈绳子,弄麻刀。另有一些人就往统舱里装箱笼包裹。事务长站在一大堆旅客的行李中间,刚把个脑袋露着一点儿,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来。到处都忙忙碌碌的,给这次伟大的航行作准备。每人心里也都把这次伟大的航行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情形,再加上寒日明朗,空气清新,水上粼纹微生,甲板上晨冰微结,结得薄薄的一层白,稍微一踩,

① 凸形窗户,凸到墙外,这种窗户,往往自成一个小而雅的屋子,更便于眺望外面的景物。

② “弄奶上船……赶牛上船”:有人说,奶牛性娇,在船上不出奶,故此处应以“赶牛上船”为比喻,而实则则为“弄奶上船”。但英国另一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在他的短篇小说《巴拿马之行》(The Journey to Panama)里说到“船上有母牛一头、活绵羊一打、公鸡和母鸡几千只”,则活物亦上船。

就发出清脆的声音,令人鼓舞,不能自己。我们在甲板上待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岸上,转身看着船上。只见船桅上用鲜艳耀目的旗子,列成旗语,标着船的名字,在这些旗旁边,就是灿星和花条罗列的美国国旗。我们看到了这种光景,那三千英里的长途和那更长、更使人黯然、为期整半年的离别,都一齐缩小而消灭,好像船已经开出去到达目的地而又回到祖国,利物浦的考布格船坞^①里也不是冬天,而是艳阳的三春了。

我没问过我认识的大夫,所以不知道究竟像甲鱼、冷奶酒,还有哈克酒、香槟酒、红甜酒和所有的包括在平常一顿美餐的范围之内零七杂八的东西——特别是照着阿载尔飞饭店里我那位无可挑剔的朋友拉德里先生^②那种阔绰排场的安排——是否到了海上,就特别会发生变化。^③ 是否一盘平常的羊排骨,和一杯车里酒,不大容易令人错乱迷惑地变成另一样东西。我自己的意见是:一个人,在开船以前,对于这种细节注意不注意,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用一句常言来说,“到末了总归都是一样的。”虽然如此,我却明白,那一天我们的正餐却无可否认,十分完美,它不但包括了所有刚才说的那些项目,还包括了许许多多别的项目。我们也都真没辜负那一顿美餐。同时,我还知道,除了大家都有一种默契,对于明天避而不谈以外——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细心的狱吏,对于第二天就要执行绞刑的敏感犯人,大概就是那样心理——一切都很圆满,并且总的看来,我们很够欢乐。

① 考布格船坞为利物浦的船坞之一。船停在船坞里,因装卸货方便。

② 阿载尔飞饭店不是伦敦那个,而是指利物浦的那个而言。拉德里应是该饭店经理;饭店菜单,由他提调。

③ 到了海上……发生变化:暗用莎士比亚《暴风雨》里小精灵阿丽艾尔所唱之歌的一句话。该歌言国王身上的东西,到了海里,凡能变的,都变成富丽的东西,如骨头变成珊瑚,眼睛变成珠子之类。所以此处暗喻平常的东西,到了海上,变得富丽。

到了第二天早晨,开船那一天早晨,我们一块儿吃的早饭。那时候,只见大家战战兢兢,惟恐谈话有一刻的停顿,只见每个人都令人吃惊地欢乐;其实每个人这种硬装出来的欢乐,和他天生的欢乐脾气比起来,相差的程度,也就和两英升多点就卖五镑的洞子货豌豆^①,在味道方面,和在天然的雨、露、空气中长出来的豌豆,比起来一样。但是等到一点钟,上船的時刻快要来到了的时候,大家原先那种滔滔不绝的声音就越来越微弱了,虽然大家坚决在相反的一方面不折不挠地努力,仍然没有效果。到了后来,事情既然已经无法掩饰了,大家就都索性撕掉了假面具,公开地预测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后天这个时候应该到什么地方,等等等等。同时大量的口信或书信,都托那些当天晚上就打算回到伦敦的朋友带去,叫他们把这些口信或书信,在火车到了尤斯屯广场^②以后,千妥万妥地,在最短的可能时间以内,就送到接受口信或书信的人家里或者不管什么地方。托付的事,问候的话,在这种时候,纷至沓来,所以还没等到都托付完了,问候完了,我们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已经登上了一个小汽船的甲板,夹在一大堆密不透风的旅客、旅客的朋友和旅客的行李中间,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东西,在蒸汽呼呼、烟气扑扑中,往邮船那儿开去了。邮船已经在头一天下午由船坞开了出来,现在停在河里的停泊所。

你瞧,那儿就是邮船!大家都往它停泊的地点看去。只见它在

① 两英升普通的豌豆,不过几分钱。而两英升洞子货豌豆却要五镑,这当然是又贵又不好。这种货是指伦敦最大的菜市场考芬特园所卖的而言。狄更斯在他的《小杜丽》第1卷第14章里说,在考芬特园,冬天,花儿一束、菠萝一磅、豌豆一品特,都要卖好几个几尼(一几尼为一镑一先令)。

② 尤斯屯广场:在狄更斯时代,为伦敦第一个火车终点站,是由利物浦到伦敦下车的地方。

冬日刚到下午的时光里那种越来越浓的雾气中,微茫出现;每一个指头都指的是它,到处都听到对它发生兴趣、把它大加赞扬的话。有的说,“这条船真漂亮!”又有的说,“这条船真齐整俏丽!”有一位绅士,懒洋洋地把手插在口袋里,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原先曾打着呵欠问另外一个绅士,他是否也要到那边去——好像这只是一个渡口似的——因而使别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即便这位绅士,现在也屈尊就教的样子,往邮船那方面看去,并且点头,好像是说,“那不会有错儿。”明智的布尔雷勋爵点的头^①,比起这位神通广大的绅士点的头里所含的意义连一半都不及。他曾旅行过十三次^②,却连一次意外都没遇上(这是船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至于怎样知道的,却无法说出)。另外有一位旅客,穿戴得包头裹脑的,因为冒昧地带着又胆小又感兴趣的样子,问别人可怜的“总统号”^③沉了有多久,惹得全船的人都拿眼瞪他,都在心里拿脚踩他、拿脚碾他。他紧靠着那位懒洋洋的绅士站着,带着要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对那位绅士说,他相信,这是一条很坚固的船。那位懒洋洋的绅士,听了他这句话以后,先正对着他打量了一番,又正对着风打量了一番,然后出人意料地说了一句并非吉利的话,“不坚固怎么成!”由于他这一句话,马上大家对他的敬意就降低了;同时,旅客都带着对他挑战的态

① 布尔雷勋爵:英国十八世纪末戏剧家谢立丹(Sheridan)的《戏剧批评者》(The Critic)第3幕第1场里有一段情节:布尔雷上场,走到台前部,把头摇了一摇,一句话都没说,下场。泊夫(一个文学骗子)说,“这一摇头,是要你明白:不管英国的事业有多正大,不管英国的办法有多明智,但是如果英国人民方面,不表现更勇敢的精神,那英国就要在西班牙国王的野心下,成了牺牲。”泊夫的朋友说,“天哪,他这一摇头,就含了这么多的意义在内?”泊夫说,“不错,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含在他那一摇头之内。”原为“摇头”,而引作“点头”,这是所谓“误引”(misquotation),这类误引变为通用而原文反不彰者,为数甚多。

② 西方迷信观念,十三为不祥数字,故旅行十三次而未遭意外,可惊奇。

③ “总统号”:美国一艘汽船,于1841年3月21日由纽约开往利物浦。在3月24日还有别的船看见它,以后就永无踪影了。坐船的时候,最忌讳船沉一类的话,所以问那个问题的人遭到白眼。

度，噉噉喳喳地说，他是个傻瓜，他是个骗子，他显然什么都不懂。

不过这阵儿我们的小汽船已经靠在那条邮船上了，只见邮船上那个硕大无朋的红烟囱，正滚滚地冒着黑烟，使人对于它郑重其事、想作一番事业的企图，抱有深厚的希望。装着货的箱子，旅行用的箱子，普通的箱子和手提的绒毯包，早已经一个递给一个，以叫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运到船上去了。船上的职员们都干净俏丽地穿戴着，站在梯子口那儿，搀扶旅客上船，督促水手工作。刚刚五分钟的工夫，那个小汽船上就空无一人了。那时候，邮船上，刚到的旅客，就像一支军马一样，到处围攻，到处蹂践，顷刻之间，布满了整个的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旮旯儿，都挤着几十几十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成群打伙、闹闹嚷嚷，自己拿着行李往甲板下的舱里去，踉踉跄跄往别人的行李上摔斤斗；有的在别人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安置下以后，又发现弄错了，只得又挪出来，因此越发闹得一团乱糟；有的硬要把锁着的门开开，硬要在此路不通的静僻地方打开通路；有的乱吩咐茶房一气，把茶房支使得东一头西一头地在甲板上的寒风里来回地跑，他们的头发都像空中精灵的头发一样，他们的差使都是无法了解，无法执行的。总而言之，当时是一片最出乎寻常的混乱，叫人看了心摇目眩，手足无措。在这种混乱之中，那位懒洋洋的绅士——他好像没有任何行李，好像连个朋友都没有——就在上层甲板上逍遥自在地溜达，冷静地吸着雪茄；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马上使他的地位，在有闲工夫观察他的动作那些人们心里提高了，因此每次他抬头往桅杆那儿看的时候，或者低头往甲板上看的时候，或者侧目往船帮那儿看的时候，别人也都跟着他往这些地方看，好像心里纳闷儿，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些地方发现有什么毛病，如果发现了，他是否肯告诉大家。

那儿是什么？船长的船！船上就是船长本人^①。我们大家心里想的，眼里盼的，正是这样的人物：他结实、紧凑、短小精悍，有一副赤红的脸膛，这副脸膛，就等于是一副请帖，让你一见就要去和他双手紧握，他有一双清朗、诚实的蓝眼睛，一个人，从这双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有说不出的安慰。“打钟！”“铛！铛！铛！”连钟声都是匆忙的。“上岸啦！”“叫谁上岸？”——“对不起，送客的上岸啦。”他们走了，连告别都没来得及就走了。啊！这阵儿他们从小船上摆手告别了。“再见！再见！”他们欢呼了三声；我们也欢呼了三声，他们又欢呼了三声；跟着他们就不见了。

溜达过来，溜达过去，这样溜达了一次，又一次，以至无数次！等末班邮件是天下最腻烦的事了。如果我们能在刚才的欢呼声中启碇，那我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开船了。但是停在这儿，一停两个多钟头，停在这寒气袭人的雾里，既不算留在故国，又不是开往外国，真使人感到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消沉，以至于无聊消沉到极点。到底雾里出现了一个小点儿了！有点儿意思。原来那就是我们等的那条小船！太应时对景了！船长拿着扩音筒站在明轮壳^②上了，职员都各就其位了，水手都聚精会神地作起准备了，旅客原先低沉下去的心情现在重新恢复了；大司务刚刚还正做着美味的菜，现在也住了手，满脸带着发生兴趣的样子往外看去。那条小船靠上邮船了，邮包都不管好歹、横拖竖拽地弄到邮船上了，也不管什么地方，先暂时放下了。大家又欢呼了三声；第一声欢呼还在我们的耳边上响的时候，邮船就好像一个强壮的巨人刚刚吸了头一口气一样，颤

① 这是休莱特船长(Captain Hewlett)，1844年狄更斯又在利物浦和他相遇，并叙旧交。休莱特请他又登上“布列坦尼亚号”。

② 明轮壳：在汽船发明初期，轮子都安在船外的船帮上，轮子外有壳，以防海水溅到甲板上。同时一面用蒸汽机，一面仍旧用帆。